



隋唐英雄尽属唐宗，众部族皆服天可汗！

唐太宗李世民，以民为本，虚怀纳谏，唯才是用，注重法治，终成就贞观之治。

刘乐土◎著

JISHI ANMIN
TANGTAIZONG

中国
历史
人物

济世安民

唐太宗

『下册』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济世安民

唐太宗



刘乐土◎著

下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济世安民：唐太宗：全2册 / 刘乐土著. — 北京：
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(中国历代风云人物)
ISBN 978-7-113-22818-7

I. ①济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李世民(599-649)-传记 IV. ①K827 = 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0347号

书 名：济世安民：唐太宗
作 者：刘乐土 著

责任编辑：殷 睿

电 话: (010) 51873012

编辑助理：奚 源

电子邮箱: tiedaolt@163.com

封面设计: **MX** DESIGN
STUDIO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
印 刷：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29.5 字数: 562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22818-7
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（010）51873174（发行部）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（010）51873659，路电（021）73659，传真（010）63549480

目 录

- 【第一回】 摆龙舟杨广逞奢欲，眠鸾榻李渊入罗帷/1
- 【第二回】 唐国公妙计除忧患，李世民奇兵断草粮/39
- 【第三回】 大隋亡李渊建唐统，太原陷世民破敌军/75
- 【第四回】 唐秦王星夜遭剪径，李世民白日落樊笼/113
- 【第五回】 论异梦曹氏劝停战，起反心黑闼再起兵/151
- 【第六回】 同室操戈萧墙祸起，兄弟反目肘腋变生/197
- 【第七回】 玄武门李世民发难，幽州地庐江王不臣/237
- 【第八回】 新太子登基为人帝，突厥兵临城触天威/275
- 【第九回】 失宠爱杨妃弄心机，亡异域萧后献玉玺/313
- 【第十回】 落魄书生马周豪饮，得意将军尉迟闹席/349
- 【第十一回】 老而弥坚李靖出征，忠不顾身魏徵谏言/377
- 【第十二回】 知天命潜龙归大海，看卜辞有凤要来仪/421





【第七回】

玄武门李世民发难，幽州地庐江王不臣

美丽的春天又来了，太极宫的后苑里，春暖花开，景色宜人。宽大的后殿里，豪华的御宴专用红木桌椅次第排开，左边坐着花枝招展的嫔妃内眷，中间是油光粉面的公子王孙，右边是喜笑颜开的宠臣贵戚。

那些侍候的宫女太监穿梭往来，动作利落，却又脚步轻轻。精雕细刻的花纹木格窗户全部推开，窗外红花绿叶，粉蝶旋舞，靚鸟啁啾。御座上的高祖频频点头：人到这份上了，又有何求？

“众卿干了这一杯！”高祖大声道。

“谢圣上隆恩，干！干！”众人连忙附和。

高祖嘴里咂着世界上最美的酒，大发感慨：“我李唐代有天下，一是顺天应时，所谓‘天道将改’，我老君子孙治世；再则我李姓子弟个个有出息，圣武龙兴，光宅中夏。”高祖一激动，话也说不顺溜。

李姓王公听高祖这一说，忙拱手谦虚地说：“此亦陛下之盛德，天命归于陛下。”

李世民也在想，说什么话讨皇上喜欢？但一时想不出自己认为满意的话来。想父皇一生最爱母后，而母后早逝，若此时思念母后，必讨父皇喜欢，也能抹去父皇对张亮一事的不快。想到这里，李世民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在酒桌旁唉声叹气起来，见没人注意，又用手揉眼睛，揉着揉着流起泪来，还小声地抽泣起来。

众王公一看秦王没缘由地哭了，都惊得不知所措。高祖一见，很不痛快，手抚桌案喝道：“朕与众王亲饮宴正乐，秦王所哭何为？”

李世民不慌不忙，从容答道：“儿臣见此太平光景，丰盛筵席，想想太穆皇后早逝，不得见李唐有天下，因而伤心流泪。”

好孝顺的儿子，高祖也觉伤感，点点头说：“是啊，太穆皇后是好，她深谋远虑，钩沉致远，曾劝朕献骏马于隋炀帝，以消灾避祸，事实证明她的想法是对



的。皇后四十五岁就匆匆离开了人世，没有看到朕创立唐朝，朕也感叹她去世过早了。”

李建成、李元吉见李世民表演成功，引起父皇的一番感慨，心里嫉妒。哥俩交头接耳一番，又定下一番妙计。

李元吉自恃和尹德妃近乎，乘乱走到了她的身后，对她耳语了一番。

尹德妃打心眼里喜欢愣头愣脑却不乏坏心眼的三胡，听了他的话，频频点头，为了表示真心认可，又从酒桌底下伸手，捏了李元吉一把。

酒宴散去，尹德妃扶高祖回后宫，高祖还沉浸在刚才的伤感之中，兀自歔歔不已，尹德妃撇着嘴，长袖一甩，说：“皇上以为秦王酒宴上为何流泪？”

高祖答道：“太穆皇后在日，心祖二郎，二郎孝谨，所以悲泣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尹德妃头摇得拨浪鼓似的，“秦王正是不识好歹之人。今海内升平，陛下年事已高，正当颐养天年。酒宴之时，秦王独自流涕，一则不顾陛下身体，二则憎恨妾等。今陛下亲眼所见，尚且如此，陛下万岁后，妾等母子焉能为秦王所容？”

高祖一听，此话也是，摸了摸尹德妃的脸说：“谅他也不敢怎的。”

尹德妃泪珠已下来了，滚珠似的：“皇太子仁孝，齐王大度，陛下以妾母子嘱托，必能保全。秦王有虎狼之心，千万不要让他成什么气候。”

见高祖已有所动，尹德妃继续煽风道：“听说秦王左右，如那房玄龄、杜如晦，日夜劝秦王行大事。秦王虽是陛下的亲儿，恐坏话听多了，也不把陛下放在眼里。”

话说得有些粗鄙，但高祖听了颇觉是那么回事，他当即指示旁边的太监：“传朕旨意：房玄龄、杜如晦永不更事秦王！”

太监应声去了。尹德妃心中暗喜，服侍高祖睡下，待高祖打起呼噜，忙撤身退出寝殿，摇摇摆摆找齐王报喜去了。

李元吉正在偏殿候着，尹德妃手半捂着嘴，笑嘻嘻地把事说了，李元吉心里高兴极了，乘着酒劲，亲了尹德妃一口，尹德妃见眼前无人，顺势往李元吉怀里一倒，元吉狠狠搂了一下，想想大事未成，又推开尹德妃：“忍一忍，等咱当家做主再说。”

李世民在后宫的情报网也够迅速的，宴会上流泪却被人暗箭中伤的事很快反馈了过来。另外还捎带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即齐王和尹德妃有不可告人的亲密接触。此事是李世民对付齐王的杀手锏，但还得谨慎行事，弄不好就是另一个“流泪不讨好”。

此事按下先不说，尤其令李世民恼火的是，房、杜二人被敕令不准事秦王，房谋杜断，少了这二人，李世民像丢了魂似的，一些重要的决策难以立即付诸行



动。但无论如何，李世民是不愿屈居人下的，各项政变前的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

转眼进入五月，随着炎热夏天的到来，李世民预想的几步已基本到位。在后宫，秦王府与妃嫔的关系虽比不上东宫、齐王府，但李世民在太监中也收罗了几个重要耳目。宫中的一举一动总能适时地反馈过来。尤为重要的是，一些驻守在玄武门的羽林军将领也被争取了过来，同时秦王府私养的几百名勇士也通过各种渠道加入羽林军。

在外廷上，李世民也以有克定天下大功、礼贤下士的风度，赢得了萧瑀、陈叔达等大臣的有力支持。在培植地方势力上，秦王府也先走了一步，在河南、山东一带聚集地方势力，把东都洛阳经营成对付东宫的重要基地。李世民的打算，如果在京师斗东宫不成，即退守洛阳，与李建成对垒争天下。

武德九年（626年）六月，景色宜人、风平浪静的昆明池边上的凉亭里，高祖李渊正和裴寂等宠臣一块喝酒消闲，裴寂不小心又提到了秦王，高祖唉声叹气地说：“朕最愁的是不好安排他。”

裴寂刚要说话，一个太监手拿锡封机密文书匆匆走过来。裴寂接过文书，小心拆掉封皮，而后双手呈给高祖。高祖接过看了看，无奈地摇摇头，把文书递给裴寂说：“灭不完的西突厥啊！”

“突厥人居无定所，来去无牵挂，历朝历代都对他们头疼。”裴寂猜到了机密文书的内容，边说边看，“……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，入塞，围乌城……”

看完后，裴寂脑瓜一转，对高祖说：“依臣之见，不如派秦王督军北征，一来把他们兄弟分开；二来防御突厥，仗打完后就让秦王在北边屯田。”

此主意甚妙，高祖心胸顿觉豁然开朗，他赞许地看着裴寂说：“下午开御前会议定此事。”

开会通知刚一发出，消息灵通的李建成立即找李元吉紧急磋商，定下一个主意，而后李建成出面，来到后宫，对高祖说：“此番出征，还是元吉督诸军北征比较合适。”

“元吉有时办事毛躁，怕难以胜任。”高祖说。

“元吉现在可有长进了，”李建成指手画脚地说，“那年随我平定刘黑闥时，元吉率军自后包抄，一路势如破竹。”

高祖想说出让李世民出征，把他们兄弟分开，免得手足相残的事。但忍忍又不说了，表现出一丝顾虑说：“元吉手下没有多少精锐之师，不若秦王府多骁将。”

此事正说到李建成的痛处，他有些激动，立定身子对高祖说：“此所以天下



太平而暗藏风云。只因秦王府借战争机会，笼络天下英雄，其府内谋士如云，战将如雨，致使他李世民时时有夺嫡之图谋。儿臣此番所以让元吉督军北上，是想拔秦王府的精锐军士随军出征，使秦王府的势力不过是一个王爷的水平，此于国于家有百利而无一害！”

李建成慷慨陈词，一语道破天机，也不知是他自己想出的，还是魏徵等人所教。高祖听了颇对心思，频频点头，当即拍板：“御前会议不开了，传旨下去，命齐王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、天纪将军张瑾等驰救乌城！出征将士任齐王挑选。”

接到圣旨后，李元吉得意非凡，六月二日，即赶到兵部大堂，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、程咬金、秦琼、段志玄等人到帐下听令，另派亲信持圣旨到秦王府任选精锐军士随军出征。要求所有人员在六月五日前到位，六月六日在昆明池誓师出征。

六月丁巳日，太白经天（昼见午上为经天）。太白阴星，出东当伏东，出西当伏西，过午则经天。太白经天，预示着天下革，民更王。

此时，秦王府里戒备森严。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人人神情严峻，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后院的一个工房里，几十个妇女在紧张地缝制一件新的甲衣。秦王妃长孙氏一边飞针走线，一边招呼大家把缝好的甲衣码在墙边。

王府的后厅里，李世民、长孙无忌、高士廉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等人围坐在一块，紧张地商讨对策。外号“小诸葛”的高士廉说：“太白经天，其占为兵丧，为不臣，为更王。东宫、齐王府褫夺我秦王府兵权，即是乱子的开始，天已露征兆，当今之计，需痛下决心，躲避肯定不是办法。”

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无忌焦急地说：“图穷匕见，调走我们秦王府的将士，就是要孤立殿下，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不能再犹豫了。”

李世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，其实他恨不得马上动手，宰了那两个通往皇位的绊脚石。他迟迟不表态，就是要看僚属们的决心，等大家劲憋足了，上下一心了，这事就算成功多半了。但见尉迟敬德在那搓着手急不可耐：“殿下，快快动手吧！”

李世民面若秋水，沉默不言。

正在这时，大厅的门“哐”的一声被推开了，程咬金气急败坏地闯进来，冲秦王嚷嚷着：“日前使知节出为康州刺史，我抵死不往。今往征突厥，岂能道半个不字？齐王又以金帛诱右二护军段志玄，志玄不从。大王帐下将佐，俱将随军北征，大王羽翼尽拔，身何能久？愿早早为计。”

程咬金的观点挺尖锐，粗中有细，大叫大嚷中话却说得头头是道，并明确告诉李世民：若你身边的人都走了。李建成、李元吉就可以在京城轻而易举地



制服你。

这道理李世民何尝不知，他令程咬金坐下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卫士走进来，对李世民耳语了一番，李世民站起身来说：“请率更令丞进来！”

太子率更令丞王珪被人引进内厅，见里面坐了好几个人，王珪有些意外，李世民请他坐下说：“这都是自己人，王先生有话请讲。”

的确，李世民暗中已下定决心，要在一两天之内解决问题，王珪的话必须让大家听到，超级密探太子率更令在众人跟前的亮相，也让大家对事变有必胜的信心。王珪似乎还不明白李世民的意思，他疑惑地看了看坐在座的人，仍压低声音对秦王说：“这两天太子和齐王日夜在一起商谈。头午时，探得太子对齐王说，‘今你得秦王骁将精兵，拥兵数万，我邀秦王于昆明池予你钱行，你可使壮士将其于幕下拉下，奏称暴卒。主上不能不信。我当使人进说，令皇上以国事属我。尉迟敬德等既入你手，可悉坑之，谁敢不服？’齐王道，‘事成之后，兄以我为皇太弟，我为兄手刃秦王。’”

王珪说完，只说怕耽搁久了引人怀疑，拱了拱手，先告辞走了。

王珪一走，尉迟敬德一拳擂在桌子上：“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先结果太子、齐王再说。”

尉迟敬德的话说得比谁都直白，第一次明说要灭太子、齐王。的确，就要被别人坑杀的人，话语间也顾不得许多了。李世民并不以为悖逆，他心里不知杀过李建成、李元吉多少次了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骨肉相残，古今大恶。我虽知祸在须臾，但欲待其先发，方可以义讨之。公等以为如何？”

这会儿说出这个话来，只不过要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做派。程咬金一时看不透秦王的心思，跳起来道：“死到临头了，还待其先发，你要真不想干我来干！”

这话和动作都有些不恭敬，但李世民见部下决心这么大，心里暗暗高兴，并不加以责怪。尉迟敬德也进前一步恳切地说：“人情畏死，今众人以死奉王，此乃天授。祸机将发，而王安然不以为忧。王纵自轻，不应置社稷于不顾。存仁爱之小情，忘国家之大计。祸至而不惧，将亡而自安。失人臣临难不避之大节，乏先贤大义灭亲之是非。大王不用尉迟敬德之言，尉迟敬德将窜身草莽，不能随大王交手自戮。”

长孙无忌也接口说：“如不从尉迟敬德之言，事必败。尉迟敬德必不为大王所有。无忌也将相随而去，不复事大王。”

程咬金见别人说了，更是连声威胁着要离去。面对几个老部下从未有过的“离心离德”，李世民一点儿也不着急。杀兄害弟怎么也得犹豫一下，要不然让后人怎么说？李世民沉思良久，才说：“我之言未可全弃，公等再图之。”



尉迟敬德又前进半步，几乎顶到李世民的鼻子：“今大王处事犹疑，非智也；临难不决，非勇也。大王素日所养之勇士八百余人，在外的已入宫，执兵贯甲，其势已成，大王安得罢手？”

原先不该说的军事机密，现在全说了出来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看样子不动手也得动手了。李世民擦了擦拳头，又抹了抹手心的汗，还是一副难以下决心的样子。

众人见状，七嘴八舌地说：“齐王凶残暴戾，终不肯北面事兄。近日人多言道，护军薛实曾对齐王说，‘大王之名，合而成为唐字，大王终当主李唐天下。’齐王喜极而道，‘但取秦王，取东宫易如反掌。’齐王与东宫谋乱未成，已有取东宫之心，乱心无厌，何所不为？若使二人得逞，恐天下非唐所有！以大王之贤能，取二人如拾草芥。奈何徇匹夫之小节，忘社稷之大计！”

李世民仍然犹豫，众人转过话头，循循善诱：“大王认为舜是怎样的人？”

“圣人也！”李世民老老实实答道。

众人于是说：“瞽叟欲杀舜，使舜上涂廩，瞽叟自下纵火焚廩。舜以两笠，自捍而下。瞽叟又使舜穿井。舜穿井预为匿空旁出。舜既入深井，瞽叟与舜弟象下土实井，舜从匿空出。如舜涂廩不下，则为廩上之灰，浚井不出，则为井中之泥，安能泽被天下为后世法？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，所存者大也。”

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，搜肠刮肚，寻找典故，说了很久，李世民仍然拿不定主意，他抱歉地看了看众人说：“不行咱们占个卜看看？”

占卜决疑，显然不适合如此重大的事情。众人无奈，只得同意。如此机密大事又不能到外面找个算命先生，长孙无忌因陋就简，从后面佛堂找来一把卦签。在壶里狠命地摇了几摇，让秦王来抽。

秦王心里祷告了几句，捋袖刚要抽签，幕僚张公谨跨进门来，见行将占卜，从无忌手中夺过卜具，“哗”的一声摔在地上，大声说：“卜为决疑，无疑何须卜！事不可疑而疑，其祸立至！如卜得不吉，岂能作罢？”

事不过三，已谦让再三了，高姿态也做足了。李世民一副痛苦的样子，一拳插在案子上，大声说：“我李世民是重情重义的人，不能让大家为我而遭受不幸，今日这事定了！先发制人！长孙无忌！”

长孙无忌精神抖擞，走过来叉手听令。李世民小声说：“你亲自跑一趟，密召房玄龄、杜如晦马上入府议事。”

长孙无忌作个揖，转身大踏步地走了。李世民又和众人说了一会儿话，等着“房谋杜断”，等了好大一会儿，都等得不耐烦了，方见长孙无忌一个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关键时刻怎能少了房、杜二人？李世民忙迎过来问：“怎么了？他二人怎么没来？”



长孙无忌摊着手说：“我去了以后，刚把来意一说，说秦王相召，房玄龄却道，‘奉圣上敕旨，不令更事秦王，今若私谒，必坐违敕旨论死，不敢奉教！’我好说歹说，二人就是不愿意来。”

此时的李世民心里波涛汹涌，比谁都着急，比谁都明白。自己翻来覆去考虑了无数次，决定生死、改写历史的时刻就要到了。此时此刻，两个最重要的谋士却没有来，李世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，他勃然大怒，一把扯下佩刀，抛给尉迟敬德，喝道：“玄龄、如晦莫非叛我？公往视之，若无心前来，可断其首！”

尉迟敬德拱一下手，大踏步地去了。长孙无忌怕尉迟敬德莽撞，伤了房、杜两人，看了一下秦王，也跟着去了。

院子里，尉迟敬德从下人手中接过缰绳，飞身上马，正要从大门冲出去，被长孙无忌拦住：“咱们坐篷车从后门走。”

“篷车哪有马跑得快！”

“非常时期，不宜招摇！”长孙无忌招手叫过来一辆外表装扮很土气的马车，拉着尉迟敬德钻了进去，指挥马夫从后门出了秦王府。

房玄龄、杜如晦住在长安府旁边的一个巷子里，马车赶到后，尉迟敬德率先冲进屋子，把秦王的佩刀一亮说：“王已决计，公宜入秦王府共商大计，不然……”

房、杜两人对望了一下，点点头，心说：看这架势，秦王杀兄害弟是铁了心了，咱们此时不去，更待何时？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。房玄龄抖擞精神，扬手道：“我等四人，不可同道行。”

杜如晦早有准备，从里屋拿出两套道服，递给房玄龄一套，自己一套，两人快速穿戴停当，杜如晦说：“我俩和长孙先生同车先走，尉迟将军目标大，等会从另一条路回王府。”

夜已降临，夏天，长安城宽阔的街道上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道边有许多摇扇乘凉的人，小吃摊上的吆喝声一个比一个高。

妓院的楼上，更是人影晃动，笑语喧哗。四处呈现出一幅人间生活的安乐图。吃饱即知足的老百姓们哪里知道，长安城里正悄悄地酝酿着一起重大的事变。

丁巳日的太白经天，在朝臣心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，太平盛世，朗朗乾坤，太白经天所为何事？高祖命太史令傅奕速速测算此事。

太史令就是仰观天文的，自太白经天的那一刻起，傅奕就没有闲过，在太史府里和几个老朽一块废寝忘食，翻阅老黄历，噼里啪啦地打算盘，溯本求源。到了六月三日晚，老朽们好歹拿出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，傅奕写成密奏，准备明日呈与皇帝。

忙了一天多，傅奕头昏脑胀，和小妾简单温存了一下，刚刚睡下，就听见门外



一阵脚步声，有人不顾看门人的拦阻，一连声地叫：“太史令呢？太史令呢？”

不等家人通报，一个大太监就气宇轩昂地撞进内室，冲府上的傅奕叫道：“圣上还没睡呢，你倒先睡下了。”

“进门也先打个招呼，怎么直接到卧间来了？”傅奕认出了来人是侍候皇上的赵公公，急忙拉过被单把小妾的光膀子盖上。

太史府就在宫城旁边，赵公公常来常往，熟门熟路，他干笑一声说：“我一个太监，有什么可忌讳的？妃嫔们哪点没见过，何况你一个小妾光膀子？”

“皇上有事？”傅奕边穿衣服边问。

“‘太白经天’，皇上夜不能寐，一直等你的消息，你倒没事人似的睡下了。”

“刚算出来，黑天了，怕打扰皇上，没敢送去。”

说话间，傅奕已穿戴停当，从床边小柜里拿出密奏，又到床前和小妾耳语了两句，方随着赵公公快步向皇宫走去。

太极宫里，灯火通明，傅奕怀揣着密奏，跟着赵公公走进大殿。高祖李渊坐在龙椅上，有两个宫女在背后打扇，旁边还侍立着一个人。灯光下傅奕来不及细看，先跪倒在地，三叩六拜，给皇帝行大礼。高祖早等得不耐烦，问：“傅爱卿，那事算出来了吗？”

“出来了，出来了。”傅奕连忙爬起，从怀里掏出密奏，正准备呈上去，见旁边那人目光如电，傅奕手一哆嗦，密奏掉在地上，那人却温和地说道：“太白经天，让太史令操心了。”

“秦王殿下。”傅奕叫一声，却说不出下句，眼盯着地上的密奏，心说，怎么这么巧？密奏里说的正是秦王的事啊！

赵公公见傅奕失礼地把密奏掉在地上，忙走过来拾起，呈给高祖，高祖瞪了傅奕一眼，展开密奏观瞧：“太白经天，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。”

高祖嘴唇动着，手拿密奏，疑惑的目光看着侍立在旁边的二儿子，好像要从他身上发现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。

李世民也觉出这密奏与自己有关，他镇定自若地拱一下手，叫声：“父皇。”

高祖定了定神，把密奏抛给李世民，说：“你自己看看！”

李世民双手接过密奏，打眼一看，就明白怎么回事，他心里迅速地思考着，父皇看了傅奕的密奏怎么想，都是次要的了，眼下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既定的计划。想到这儿，李世民拱一拱手说：“儿臣有密奏！”

秦王也有密奏，傅奕意识到自己该走了，遂趴在地上冲高祖叩首说：“臣告退！”

高祖不知在想些什么，一言不发，傅奕悄悄退了下去。高祖看着二儿子，



儿子还是那个儿子，只是身材显得更壮实了，脸上显出成熟的英气，眼一眨一眨的，似乎有什么解不开的疑问。太白经天，他要变成君临天下的真龙天子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有时候，天相并不应验啊，我李渊还能再干十年八年，他现在就要夺位，他凭什么呢？高祖想到这些，以异样的腔调问：“你有何密奏？”

李世民抖擞抖擞精神，上前半步，拱手说出一句令高祖震惊的话：“太子、齐王淫乱后宫！”

“什么？”要不是年纪大了，高祖几乎要从龙榻上跳起来。但高祖毕竟是高祖，当了皇帝的人怎么着也得有些气概，他在卧榻上坐直了身子，低声问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“宫城里好些人都知道，只是瞒着圣上，儿臣今日斗胆说了出来。”

高祖气得脸有些发紫，但很快情绪就稳定下来。高祖想，太子、齐王不缺吃，不缺穿，不缺玩，侍妾成群，淫乱后宫没这必要，再说后宫一向照管严密，两人也没有什么机会下手。所谓“淫乱后宫”极有可能是李世民的诬告，此子和太子、齐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了。

李世民见父皇脸色缓和下来了，知道父皇不大相信这攻击的话。于是抛出最关键的一招说：“父皇若不信，儿臣可与太子、齐王三面对质！”

高祖眉头一皱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诬告的话还敢当面对质，莫非真有此事？有可就惨了，这可是天下第一家丑啊！高祖正在疑疑惑惑，大费思量时，早有预谋的李世民又抛出一个令高祖吃惊的消息：“太子、齐王准备在六日大军出行那一天，在昆明池饯行时，伏壮士于帐下，害儿臣性命，还要坑杀为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天策府僚属。”

这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李世民和太子、齐王的关系果真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吗？大出高祖的预料。多少年的征战，好不容易灭掉王世充等几个劲敌，刚过几天太平日子，三个儿子又开始内讧，而且动刀动枪，以死相逼。兄弟相残，即使一个小老百姓也害怕这样的事啊！想到这里，高祖无力地斜倚在龙榻上。

这时候，李世民已趴在地上，头磕得砖地砰砰响，当抬起头来时，已是眼含热泪：“儿臣自十几岁时，即随父皇征讨天下，刀枪箭雨中走过，死尸里爬过，冲锋陷阵，从来没有怕过死。而今建立万世基业，本想马放南山，过几天太平日子，不料却遭如此嫉恨，臣死不足惜，只是……”

李世民早已泣不成声，高祖看了看为打天下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儿子，有些伤感，他欠了欠身子，伸手拉了拉李世民说：“明天早参时，朕问问他俩，若果有此事，定饶不了他们。”

李世民抹了抹眼泪，又说：“太子、齐王淫乱后宫，人神共愤，又设计害儿臣，儿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，今欲杀儿臣，似为世充、建德报仇。儿臣今枉死，



永违君亲，魂归地下，实耻见诸贼。”

“为世充、建德报仇”的话不大能讲通。李建成、李元吉、王世充、窦建德四人之间并无交情。李世民说这话，一是无中生有，二是表白自因平定王、窦之大功才遭人陷害。

高祖也听出了这些话的意思，觉得李世民有些言过其实，不过是他们互相诋毁，打打嘴仗而已。

高祖没再往深处想，打算明天早朝时，约几个大臣一起问问太子、齐王，做做他们兄弟三人的工作，还是万事以和为贵。

“起来吧。”高祖望着跪在膝前的李世民说，“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日质问他们，你照常来早朝。”

“唉。”李世民答应一声，又抹抹眼泪，磕了个头，起身走了。

出玄武门时，门前静悄悄的，灯笼里发出暗红的光，与平时没啥两样。李世民满意地暗暗点点头。掌握玄武门宿卫的云麾将军敬君弘亲自过来，例行公事地验明秦王腰牌，小声说：“我已准备好了，殿下尽可放心。”

李世民会意地看了一眼敬君弘，点点头，带着随从从角门出去了。

秦王府离玄武门不远，从外面看，秦王府和往日没有多少区别，但进了大院，却平添一股肃杀的气氛，微风吹动树叶，“哗哗”作响，墙角里、树杈上、花丛里到处放了暗哨。后殿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出一丝灯光，显得死气沉沉。但当李世民推门进入室内，却见里面灯火通明，秦王府的文臣武将三十多人聚在一起，焦急地等待秦王归来，秦王一露面，长孙无忌上前一步问：“怎么样，殿下？”

“按计划行动！”李世民手一挥，兴奋地说。

殿内人多，窗户又用厚布幔挡着，室内显得很热，大家把秦王让到主座，分文武自动站在两旁候令。李世民喝了一口凉茶，问长孙无忌：“李世勣联系了没有？”

长孙无忌走上前来，附在秦王耳边悄声说：“李总管说这是秦王家事，请秦王自便，他不在王府为官，不管此事。”

李世民沉吟一下，心说，世勣所做的也算合情合理，先不管他。又叫高士廉：“京兆府隶卒、囚犯的事有把握吗？”

掌管京兆府刑狱的高士廉跨前一步说：“俱已准备妥当！”

“最后确定多少人？”

“一千多人。”

“好！”李世民命令道，“你马上赶回，坐镇京兆府狱中，只待事变一起，立即率武装囚徒夺取芳林门，担当保卫王府和策应玄武门的重任！”



第七回

玄武门李世民发难，幽州地庐江王不臣

“诺！”高士廉作个揖，转身昂然而去，心说：等事变成功，我高士廉就不是昔日的高士廉了。

“秦叔宝、程知节！”

“在！”秦琼和程咬金二将挺胸凸肚，昂首待命。

“你两人急赴军营，各领本部兵马待命杀贼！”

“遵令！”秦琼、程咬金也昂然而去。

“玄龄、如晦！”

“臣在！”两个人开始自称臣了，语气中含着必胜的信心。

“你们率百余人守卫王府，有把握吗？”

“兵力只能这样布置，殿下得手后要迅速回防王府。”房玄龄说。

“殿下切记！”杜如晦伸出一个手指头说，“要死的不要活的，这样才能彻底瓦解东宫、齐王府的军心，防止他们拼力反击。”

李世民点点头，这道理他明白，只有杀死李建成、李元吉，才能一劳永逸，他才能顺顺利利坐上皇位。

“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、张公谨、刘师立、公孙武达、独孤彦云、杜君绰、郑仁泰、李孟尝！”李世民叫道。

“末将在！”除了长孙无忌稍差一些外，尉迟敬德等九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刀枪血雨中随李世民冲杀过来，都立下过赫赫战功。

“你十人随我进入玄武门里守候。生死成败在此一举，各人务要奋力杀敌！”

“遵令！”十个人压低声音答应道。望着部下雄赳赳的气势，李世民心里说，只要李建成、李元吉进了玄武门，就别想再回去。

布置妥当后，各人按战斗位置，乘着夜色悄悄而去。

张婕妤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干，一门心思观察高祖，充当太子李建成的耳目。听说高祖深夜会见秦王，张婕妤觉得此事非同寻常，忙派心腹之人前去窥伺。话倒没听着什么，但见秦王跪伏在高祖膝前，为时颇久。

这几天，太子、齐王似乎要有什么大动作。李建成亲自叮嘱张婕妤，要多注意后宫的动静，特别要密切注意秦王何时参见，和什么人有所接触，一有动静，立即密告东宫。李建成考虑得也很全面，李元吉即将领兵北御突厥。在这非常时刻，务必提高警惕，防止李世民先发制人。

夜已很深了，宫门、殿门等处已阖户挂锁。自己去送信儿显然不合适，而宫人无特殊情况又根本出不了宫。高祖老矣，把后半生都押在太子李建成身上的张婕妤，把太子的事当作自己的事。她在后殿内坐卧不安，想了一百个点子也没法出宫。好容易挨到四更天，宫里有了动静，有早起扫除的，也有套着马车出去买东西的。张婕妤忙叫了一个贴身宫女，嘀咕了一番，那宫女点点头，提着裙子，

匆匆而去。

在玄武门，宫女被羽林军士拦住了。

“天未亮，到哪去？”

“张婕妤肚子不好受，让我到东宫找太子妃找些药。”宫女亮了亮手中的出入牌说。

“后宫有太医房，什么药没有？”

“东宫有偏方。”那宫女回答得干净利索。

“你等着，我去汇报一声。”这军士说着，把手中的枪交给同伴，从旁边的楼梯“蹬蹬蹬”向楼上跑去。

“殿下，”黑乎乎的瞭望楼里，那军士悄悄地向埋伏在这里的秦王说，“张婕妤的宫女要到东宫，说去取药。”

李世民和旁边的长孙无忌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，对那军士说：“让她去，绝不能打草惊蛇。”

那宫女出了玄武门，一溜烟来到东宫，太子李建成尚在梦中，被人唤醒，和衣在床上听了那宫女的汇报。觉得不可等闲视之，该找齐王商议一下，于是命令宫人：“速把齐王召来，有要事相商。”

李元吉这两天事特别多，后天就要出征，既要顾外又要顾内，忙得团团转，脑子也不得休息。三更天时，才由宫人服侍睡下，听说大哥来召，怕有急事，只得勉强下床，披衣来到东宫。

“大哥，深更半夜，何事相召？”

“张婕妤使宫人来说‘皇上夜召秦王’，怕不是好事。”李建成忧心忡忡地说。

李元吉沉思了一下说：“后天就要出征，在昆明池饯行，秦王半夜参见皇上，定不是好事。这几天太白经天弄得人心惶惶。依弟之见，乃事急有变，宜托疾不朝，以观形势。”

李元吉数次随李世民出征，每当大战前有一点儿异常，李世民从不等闲视之，李元吉也跟着学精了，凡事先从坏处打算。见李建成不语，李元吉又说：

“弄清情况，知己知彼，方好下手。”

李建成想了想说：“玄武门守将都是我的旧部，兵备已严，当与弟入参，自问消息。”

李元吉还是不放心：“魏徵遇事有主见，大哥何不听听他的意见？”

“他住在城外，要来天也亮了，些许小事，弟不必担忧。”李建成说着，命旁边的宫人准备早膳，备水沐浴，准备天亮入参。

当了太子、王爷，事事得有人伺候。这不，用完了早膳，两人只是抬了抬



胳膊，宫女们就把衣服给扒了下来，扶着他俩进了浴池。池内碧波荡漾，水温正好，两个宫女伺候一个，上上下下，给太子、齐王搓洗了一遍。李元吉忙里偷闲，还抓住一个宫女，乱摸了几把。

洗完后，两人换上干净的衣服，看看天也不早了，窗外已露出鱼肚白，李建成说：“咱早一会儿入参，先问问父皇情况。”

“行！”李元吉整整裤腰，“带上弓箭，以防不测。”

“在宫里还有人敢动咱？”洗过澡后，李建成的心情显然愉快了许多。

从人牵过两匹马，扶两人上去，两人坐稳当后，逍逍遥遥向外走去。

东宫大门口，有几棵大槐树，树上栖着几窝乌鸦，一大早见有人打扰，乌鸦们扑棱棱地飞起，“苦呀、苦呀”地乱叫。李元吉觉得晦气，“呸呸”地啐了几口口水，骂道：“老子乐还来不及呢，什么苦呀苦呀的。”

一口口水没吐出去，又沾在下巴上，李元吉更觉晦气，抹了抹嘴埋怨李建成说：“乌鸦住在你东宫门前，也不赶走，这不是挡咱发家吗？”

李建成表现出一副老大的风度，呵呵笑道：“鸦鸣乃吉祥之意，你小时候就嫌鸦啼，这习惯到如今未改。”

李元吉仰天打了个饱嗝，说：“乳母陈善意不喜鸦啼，带着弟从小也不喜鸦啼。”

亏你说得出口，李建成心里说，你乳母这么疼你，你还把她活活气死了。

两人边走边说，就来到玄武门。玄武门守将常何一身戎装，站在门口，见太子、齐王驾到，忙躬身施礼：“末将常何恭迎太子殿下、齐王殿下。”

“你值班啊？”

“是啊，末将今天白天临班。”

李建成一见常何，心里安稳多了，自己的亲信当班，扼住宫城内外交通要道，即使李世民今天想玩花样，他也玩不出来。

李建成、李元吉照例把贴身卫士留在玄武门外，而后两人策马进入玄武门，向临湖殿方向走去。天热，高祖大都住在那里。

奇怪，往日玄武门内宫人来来往往，今儿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？晨风吹过树丛，郁郁葱葱的树丛深处显得神秘可怕。

“奇怪，这人都到哪儿去了？”李建成说。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李元吉久经沙场，警惕性高，忙拨转马头，叫道：“不好！大哥，快回宫！”

两人打马掉头就往回蹿，这时，左边墙角闪出几十匹马来，领头一将金盔金甲，手握大枪，威武雄壮，正是秦王李世民。李世民一手持枪，另一只手举起来还假惺惺地叫道：“大哥、元吉别走，同去早参！”